



编者按:传统的匾额常被称作“大门的眼睛”,是体现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和建筑特色的一种装饰构件。千百年来,匾额把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、书法篆刻与建筑装饰融为一体,集合了雕、字、印、色的特点,创造独具韵味的艺术形象和文化含义。今天,编者精选宝鸡地区现存及发现的内容源自《诗经》的匾额,用不同的视角带读者感受诗意文字的魅力。

那些语出《诗经》的西府匾额

天锡纯嘏

出自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 象征幸福吉祥

本报记者 王星



“天锡纯嘏”的青石匾额来自于凤翔县虢王镇刘淡村的马家。刘淡马家是西府著名的儒商,在这个家族现存的宅院中,留下了不少韵味十足的匾额。这些雅言多出自于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礼记》《晋书》等国学经典,不仅寓意美好,也透露出儒商马家重视做人做事的理念。

清康熙末年,马家的先祖靠运输发了家,后又做起了布料买卖,因善于商道,马家的生意分布川陕两地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马家创立商号“金盛

号”,一时间,门庭若市,得名“金盛马家”。这段历史,在《凤翔文史资料选辑》中也有相应记载。

现在的马家大院虽有残破,但仍是保存下来不多见的农村四合院建筑实例。“天锡纯嘏”的匾额就在一处保存完好的砖砌门楼的门楣之上。“天锡纯嘏”出自于《诗经·鲁颂·閟宫》:“天锡纯嘏,眉寿保鲁”,象征幸福吉祥,是洪福之意。

先说这个“锡”字,本字读“xī”,是一种金属,在这里通假为“赐”字,要读“cì”,表示赐

给、赏赐。但“锡”与“赐”在赐予的含义上却明显不同,“锡”往往是天子之赐,而“赐”在过去用于上级对下级或长辈对小辈之意。据记载,“九锡”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、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,是最高礼遇的表示。

再说这个“嘏”字,它有两个读音,分别是“gù”和“jù”,这里发“gù”音,其基本字义为“福”。所以,“锡嘏”的意思就是“赐福”,而“纯”是大的意思,“纯嘏”则为大福之意。

儒商马家维系了三百余载,世代子孙恪守着戒奢侈、勤读书、谦虚谨慎的家训。马家在清代出过贡生,上世纪40年代,走出了大学生马况成、马相伯、马志壮、马渊等人,还有革命烈士马子实。也是在家训的教育下,1949年5月,当第一野战军的一支部队进驻刘淡村休整时,得知解放军没有居住场地,马家人第一时间腾出自家的多间房屋支援部队,厅房成了宣传课堂,闲置的房舍供部队居住。至今,此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。

绵绵瓜瓞

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 寓意子孙昌茂

本报记者 张琼

在岐山县京当镇岐阳村三王庙正殿门前,抬头望门楣,就可以看到“绵绵瓜瓞”四字。“绵绵瓜瓞”是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里的第一句话,寓意子孙昌茂、繁衍不息,就像一根连绵不断的藤蔓上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瓜一般。“绵绵瓜瓞”有浓厚的生命繁衍意味,寓意周部族生生不息、代代延续、后继有人。

周部族这根“藤蔓”上,“结”出了不少杰出人物——周太王古公亶父、周王季历、周文王姬昌。这祖孙三人如同

跑接力赛一般,带着周部族崛起壮大,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讲古公亶父迁岐的事儿,周太王带领周部族来到岐山脚下,娶姜氏女子为妻,定居在土地肥沃的周原,开渠垦荒、筑墙修屋。大家铲土入筐腾腾,投土筑墙轰轰,众人打夯登登,削平凸处嘭嘭……周人在周原热火朝天地建起家园。此后,周王季历继续壮大周族力量,周文王姬昌为周朝崛起奠定基础,周部族在周原三代而兴。

三王庙始建年代不详,

历经多次重建修缮,尤其是2013年至2016年间,在省文物部门、当地政府、吴氏宗亲等的共同努力下,岐阳村对三王庙进行了严谨修复。“绵绵瓜瓞”四个字,也更光彩地展现在三王庙门楣上,吸引着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周人后裔来这里寻根问祖。岐阳村村民介绍,无锡市新区梅村几乎每年都有人来祭拜三王,因为大家同根同源。话说,周太王之子泰伯、仲雍让位于季历,断发纹身奔吴,在今江苏无锡一带建立了句吴国,将周人的农耕

技术和建筑技术传授给当地人;并始创吴姓,后来又发端周、古、毛等姓氏,后裔子孙遍布陕西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等地,后裔子孙人丁兴旺,果然印证了匾额上“绵绵瓜瓞”四个字。这根名为“周”的藤蔓扎根周原,绵延生长,跨越不同地域,结出了五彩斑斓的丰硕果实。

出自《诗经》里的“绵绵瓜瓞”,镌刻着周人对部族未来的美好期望,岐阳村门楣上的“绵绵瓜瓞”,缠绕着五湖四海周人后裔的根脉浓情。



安且吉兮

出自《诗经·唐风·无衣》 寄意舒适美好

本报记者 于虹



在宝鸡民俗博物馆里有一件馆藏“安且吉兮”的匾额,这四字取自《诗经·唐风·无衣》:“岂曰无衣?七兮。不如子之衣,安且吉兮。岂曰无衣?六兮。不如子之衣,安且吉兮。”说的是,有人赏赐或赠送作者一件衣服,作者作这首诗表示感谢。

《国风·唐风·无衣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的一首诗。其实,历代学者对此诗主旨有较多分歧,有人以为此诗系赞美晋武公请

求命服之事,有人以为是一首答谢赠衣之诗,还有人以为是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。全诗两章,每章三句,两章字句大体相同,是典型的重章叠句,具有回环往复、一唱三叹、回肠荡气之效果。

宝鸡民俗博物馆的这件匾额宽61厘米、高36厘米、厚8.5厘米,呈长方形,正中阴刻楷体“安且吉兮”四字,周边为浮雕的几何纹图案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后人用“安且吉兮”作为匾额取其平安吉祥、

舒适美好之意。在浙江有一个安吉县,以盛产白茶出名,公元185年建县时,县名就从《诗经·唐风》篇中取了这句“安且吉兮”,“安吉”之名就这样被唤了1800多年。

匾额多是古人作为门框安置在门口,有弘扬家风勉励族人的作用。用“安且吉兮”作为匾额,对于朴实的西府人来说,一家人的平安吉祥就是最美好的愿望。这样的愿望不仅仅体现在匾额之中,在生活中处处都有体现。

在房屋建筑上,房梁会有雕花,比如莲花象征纯洁与高雅、清静和超然,牡丹象征富贵等。门窗上常刻有蝙蝠、葫芦、鱼、仙鹤等图案,这些图案表达的是福气、长寿、喜气之意,以梅兰竹菊的图案象征文人的高尚品格。

这些寓意着吉祥平安的图案,无不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,在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,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和内涵,并在建筑装饰中被广泛应用。

螽斯衍庆

出自《诗经·周南·螽斯》 祝颂子嗣兴旺

本报记者 王星

“螽”,这个字你认识吗?它的读音为zhōng,本意是指一种昆虫,身体绿色或褐色,善跳跃,对农作物有害,引申义是蝗类的总名。殊不知,在很多传世的匾额中,会出现“螽”的身影。金台区金河镇葛河村村史馆的门楣上,就有一块写有“螽斯衍庆”四字的匾额。

三千年前,古人就注意到这种夏日常常出没的小虫,并以它们为“主角”,创作了这首祈盼多子多福的民歌。“螽斯羽,诜诜兮。宜尔子孙,

振振兮……”这是《诗经·周南·螽斯》中的名句,其实,“螽斯”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“蝗”,是一种繁殖能力强的昆虫,其被视为多子多孙、兴旺绵长的象征。

《螽斯》一诗,节奏欢快,整篇文章都在颂扬蝗虫的种族兴旺,是一首祝人多生子女的喜庆民歌。由此,还产生了一个成语“螽斯衍庆”,用来作为祝贺子孙满堂的吉祥祝福。

为什么会写诗歌颂“蝗”?因为西周时期,社会生

产力相对落后,农耕劳作都需要人力完成,由于医疗保健相对落后,造成了出生人口的成活率相对较低,所以古人就对蝗虫这种繁殖能力强的昆虫,产生图腾崇拜的心理,由此而反映到文学诗歌作品中来,这就顺理成章了。而在明清紫禁城中,也有一道通往后宫的“螽斯门”,与“百子门”相对,表达了祈求皇家子嗣兴旺的美好愿望。

葛河村的“螽斯衍庆”匾额,原是村中葛氏祠堂内的老

物件,为祝福之意,指子孙绵延,吉庆有余。这个村庄也不一般,全村158户村民几乎都姓葛,他们是明代武将葛荣的后裔。葛荣,曾随明成祖朱棣南征北战,因战功显赫,被封为“武略将军龙虎卫右所副千户”,并可世袭,他的侄子葛景春袭其职。后因葛荣年事已高,告老还乡,永乐年间病逝,葬于金陵河东的半坡之上。相传,葛氏祠堂从那时开始修建,而这块匾额也历经数百年,蕴含祝愿子孙兴旺的寓意。

